

蕉風

半月刊

第五期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然 方.....情了未
 如 藹 劉.....祭年週七年斯傅
 況 北 杜.....賓來的園果娜蘭
 退 斯.....河子日
 岳 潤 黃.....末週的快愉



刻木甄洪陳

春 青



紐約市有一位名叫克烈斯頓的青年，當企圖跳樓自殺的剎那間，忽然聽到樓下傳來了一陣雄壯的歌聲，竟將自尋短見的念頭完全放棄了。

音樂原為六藝中之一，却萬萬料不到還是一種醫治自殺的特效藥。倘若各國政府能及時「對症發藥」，下令全國三層樓以上之住宅、旅館及酒樓等等高大建築物，整日開放音樂，則不會再有跳樓慘劇發生矣！（李芳騰）

印度之素食者最近集會，籲請世人奉行素食，即可免核彈之災禍云云。

此理論果真有效，種菜者必笑逐顏開，而肉販則紛紛改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去矣！（大彬）

有「花都」之稱的巴黎，入夜流鶯亂飛，幾成人肉市場；但警監承認權力有限，無法撲滅。

如果巴黎警方能利用馬來亞的新方法，即警察偽裝嫖客，然後將妓女逮捕，我想一定有效。（鋒刃）

不久以前，星嘉坡出現了三位「女中文夫」。她們於酒樓買醉之後，在街頭大演全武行，竟把三名雄糾糾的警長和警員毆傷。後來經過一番糾纏，她們被帶到醫院檢驗之時，却又轉剛為柔，向看守之警員賣弄風情，大拋媚眼呢！

她們所表演的身手確屬不凡，應可洗去「女人是弱者」之羞。更可喜的，她們還會見機行事，軟硬兼施，真是不愧為「巾幗英雄」！（葉江夫）

自從蘇聯發射第二顆人造衛星之後，世界愛護生物之團體及個別人士都紛予抗議，並對置於其中之狗靜默誌哀。

然而，那些因環境及自然災害而死的人們，却不為這些善士所同情，真有「人不如狗」之嘆！（笑不已）

巴基斯坦理髮工會，近向全世界人士發出呼籲：「把利器用在和平與崇高的目的，為人類創造美」云。

此輩說話不離本行，亦深知「剃人之頭者，人亦剃其頭」的道理乎？（光頭佬）

報載：英倫於夜幕垂落後，一個女子如無男伴外出，縱使是上了八十歲的老太婆，也不免遭受色狼的襲擊。

大概是英倫女子駐顏有術，故八十歲老嫗尚是風姿猶存，別有非凡的魅力吧？（咬水）

近來星洲匪風猖獗，綁架勒索案件層出不窮，所有富翁無不提心吊膽。

身為窮光蛋的有福了！（窮措大）

聯合邦勞工部每月報告書謂：「脫衣舞女郎是馬來亞收入最豐之女工之一，每月竟達一千五百元。」

難怪曾經在法國外籍軍團當過士兵的康班尼變為女性後，也希望他（她）有一天能變成脫衣舞女郎呢！（慧芽）

街頭飄散着榴槤的芳香，一個學年結束了。

坐上南行的火車，憑着車窗，落漠地凝望迅奔向後的原野，熱帶濃綠的景色，也難填平我心頭的悵悵。

儘管往事如何不堪回首，偏偏回憶之絲，又緊追着把我苦苦纏繞，纏繞……

一年前，也是榴槤味濃郁地散播的時候。我因看不慣大市鎮華校教育工作者的卑鄙情形，便應聘到北馬一個偏僻山村的小學校担任教職，想以純真的鄉野襟情，來掃清蒙在我心頭上的暗影。

記得當我到達學校，已是開學的前夕，我便走訪住家於村中的林校長，想了解一下情況。

林校長是四十開外的人了，外表觀之，尚不失是個慈善的長者。他對年青青的我，竟不惜老遠地跑到這小地方來任教，有點驚異；又似乎對學校能聘到像我這樣的教師，感到有點欣慰。

「這是個窮地方，方先生初從大城市來，恐怕會不習慣？」林校長首先便對我這麼說。

「我到這裡來，正是想領略一番鄉村的純情樸質。」我老實地回答。

「那就很好！很好！我們幹教育事業的人，能够不計較這點，一切都容易辦。」

這時，我便掉轉話頭，探詢一下學校及地方環境的概況。

「這學校，這地方，說單純也單純，說複雜也很複雜。」林校長略帶感慨似的說：「學校方面，目前學生將近二百人，教員則只有六位半，五位是中文同事，一位是教英文，還有半位教的是巫文。」

「這學校也已經施教巫文了嗎？」我插嘴問。

「說起來，小學生是不適宜同時學習三種語言文的；但教育當局這麼規定，我們也只好遵行。本校施教巫文，也是本學期才要開始的。過去由於地方小，難請到適當的巫文教師，尚未教過巫文。這次是本村一位老馬來甘榜主的女兒，新從師範學院畢業，願回村中執教，才能增設這門巫文課的。」

「那麼，這村子裏也有馬來人同住了。」

「問題就出在這裏。」林校長邊說邊點燃一支雙桃牌香煙。從他噴出的濃烟中，我隱約可以窺出，這位老教育家遇到了從未會遇到的難題。

果然，他繼續說了：「這甘榜裏，馬來人住的也不少。在和平初期會發生過排華事件，後來幸得幾位老甘榜主深明大義，才算相安無事。但是，華巫兩族村民之間的裂痕，終難完全消除。去年學校沒有增設巫文課，一方面固然是巫文教師難請，另一方面就是部份華族村民的阻撓。這次格於當局明令，又爲了這位新巫文教師是老馬來甘榜主的女兒，我才毅然增設巫文課。開學之後，會不會發生問題，實在未可預料。」

我聽了沉默一會，才說：「現在正當馬來亞要步上自治獨立的大道時，聚居於此的各民族，都該和平共處，諒解團結。我想：或許由於時勢的變遷，本村華巫居民會有新的認識。說不定由於學校增設巫文課，會減少過去本村華巫居民間的不和，並促進彼此情感的交流。」

「但望事從人願，那就好了！」林校執緊着我的手，感慨地說。

我別了林校長出來，步於山村的小徑上，腦海裡不斷地翻騰着這位老教育家的談話。我深深地知道：擺在眼前的課題，不只是單純的教育工作。不過，這倒是件有意義的新鮮事情，假如竭盡我的能力，爲本村解決了十年來的積怨，那真不枉此番遠道而來呢！

未了情

• 然方 •

在學校裏，我担任的是教導之職。爲了防患於未然，在編配巫文課之前，特地請了新任巫文教師密司瑪利婀娜作一番私人的談話。

密司瑪利婀娜的年紀很輕，雖然是剛從學校畢業出來，但她對於一般事物的見解，似乎不顯得怎麼幼稚，且有獨特精明的地方。由於她從小和華人生活在一起，也會講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這對我們的交談方便不少。

寒暄數句，我便話入正題，對她說：「密司瑪利婀娜，妳居於此地已久，對於這次學校初設巫文課，覺得有什麼問題和意見嗎？」

她略微思索一下，便直率地說：「這幾年來，我多半讀書在外，對於村中情形雖不詳細的了解，但我覺得此地華巫兩族居民的感情不會很好，尤其華人對巫人，似乎尙記着過去的仇恨。」

「這一點，林校長已和我約略談過。他本人對這次的增設巫文課，也有點顧慮，怕會引起不幸的枝節意外。我初接任教導之職，人地兩生，實不知怎麼事先防範才好。但以我的看法，與其焦慮預防，不如進行感化教育，澈底解決這個問題。妳的見解怎樣，我們不妨坦白相見，以後對這事情的進行才較為容易。」

「方先生的主張，是很對的。你們中國人有句俗語說：『冤家宜解不宜結』。照我看：本地村民雖然過去有點仇恨，但大多數人都很樸實，較易勸說，務使他們明白在馬來亞將要建國的今日，各民族人民都要好好地在一塊生活，共為我們的國家前途而努力。」

聽了她這與我不謀而合的意見，我稍覺放心地舒了一口氣。我想：事在人為，只要我們當事人和衷共濟，攜手合作，問題自會迎刃而解的。於是，我們商討了一些進行的步驟：村民方面，由她和林校長分頭向華巫兩居族民實施漸移默化的方策；學生方面，由我負責督促開始學習巫文。同時，密司瑪莉婀娜的一部份時間，是在鄰近的巫校任教，也可以由她去聯絡一下。

最後，當我們要結束這番話時，密司瑪莉婀娜好像想到了什麼，遲疑地向我看了一眼，似乎欲語又止的樣子。我不禁快心直地問：「妳覺得還有什麼問題嗎？」

「是的，我怕：我怕會有別有居心的人從中破壞，那就棘手了！」

「破壞？」我疑惑地望着她。

「或許是我多心吧！」她突然縮了話頭。

「不，密司瑪莉婀娜！我們雖然是初見面談話，但請你相信我，我是衷心為學校好，地方好着想；如有疑難，最好坦白見告。」

「我想還是別先說明好。不過，我以你所能信任的忠誠告訴你一句話：以後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請你注意我們的同事一下。」說完這句話，她便走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在追味着……

四

開學那天，在隆重的始業式中，林校長和我都為了增設巫文課事，特別提出來談談。在講話中，我強調華巫兩族應該和平共處，這便得熟習彼此的語言文字，利用文化交流，來促進合作與團結。最後，為了加強他們的學習信心，我說不但幼小的他們要學巫文，就是我自己，也要從今開始向密司瑪莉婀娜「峇辣遮」(學習)了。

我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村民之中，過去極力反對增設巫文課的人，現在也不出聲了。學生方面，由於我利用一些能力較強的起帶頭作用，他

們的學習情緒很高，並且在上課時，都能運用一些所懂得的巫語，和密司瑪莉婀娜交談。

過了二個星期，我把開學的繁忙工作打發清楚後，商得密司瑪莉婀娜的同意，便開始在課餘向她學習巫文。同事之中，教英文的密司脫張，也有同樣的興趣，我們都做了密司瑪莉婀娜的「小學生」。

第一個學期，在安定中度過了。學生的巫文成績雖未達到理想，但事情能進行得這麼順利，使我們都感到莫大的欣慰。林校長對從事教育的信心，更是增加不少。

另一方面，我和密司脫張的巫文學習，很令我們的「老師」感到滿意。在假期中，我們學習得更勤快。密司瑪莉婀娜和密司脫張對中文竟也發生了興趣，而我和密司瑪莉婀娜都感到自己的英文不夠應用，於是，密司瑪莉婀娜和密司脫張向我學中文，我却和密司瑪莉婀娜向密司脫張請教英文。在不斷的交往中，我們三個人的感情很融洽，彼此更有深一層的了解。有時我們不禁戲言：假如居處馬來亞的各民族人士，都能够像我們三人這麼地同心合作，交流文化，相信種族衝突絕不會發生的。

然而，「盈則虧，益必損」，這人生哲理或許不錯。在我們三個人，自以為是代表了中、巫、英三大民族的和平共處，其樂融融。誰知在另有居心的人看來，我們是在成詐結黨，有所圖謀。於是，那些人萌起先下手為強的念頭，差點把我們的前功盡廢。

五

假期很快過去，第二學期開始了。

上課不到一個禮拜，密司瑪莉婀娜和密司脫張便接二連三的告訴我，新插班進來的幾個年紀較大的學生，在他們上課時故意搗亂，不服管教。起初，我還不以為意，認為這些年紀較大的學生，因為離開學校已有一段時間，在外不無染上一些惡習，只要慢慢加以教育，是會改變過來的。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第二、第三個禮拜過後，這種無禮的舉動，竟不但不為我的善意勸解而減少，反而惡劣地增加起來。我注意觀察的結果，發現主動的似乎是由一個五年級的新插班生何光其帶頭。他們的胡鬧舉動是：上課時故作怪聲，朗誦時亂讀錯音，在密司瑪莉婀娜的面前背後，以不成章的巫語胡說。不過，在其他三位中文同事上課時，卻沒有這種怪現象發生。

本來，我是不贊同何光其的插班。因為他的年紀較大，程度也差，多少會影響同班同學的學習。無奈教體育的同事陸先生極力介紹，加上林校長又說這學生的父親過去對學校有所貢獻，只好勉強收錄。誰知這一決定之後，接連幾個年紀較大的學生都紛紛前來要求插三、四、五年級，竟惹

起這樣的麻煩和困難。

身為教導的我，在這難題之下，自得惱腦筋想辦法以求解決。然而，我的良方尚未尋出，更大的事情發生了。

一天清早，密司瑪莉婀娜一到學校，便對我說：「方先生，事情鬧得更糟了，我們幾個月的努力恐怕將要白費。」

「又發生了什麼事呢？密司瑪莉婀娜！」

「昨晚我回家遲些，有人躲在村中小路口向我拋石頭，我隱約聽到其中有何光其這壞東西的聲音！」

「呀！竟有這樣的事？」

「還有更不幸的事：前幾天，有華校學生在路上欺侮巫校學生，幾乎打了起來。」

事情竟變得這麼快，這麼嚴重，一時間，我竟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

「我看，不想辦法是不行的。事情如再發展下去，恐怕會引起更大的不幸！」密司瑪莉婀娜緊蹙着眉頭說。

「妳本人先忍耐一下，並且小心注意一點，待我和林校長商量商量，再作道理。」

下午放學以後，我便和林校長作縝密的研討。林校長認為這幾個學生動戒既然不聽，倘把他們嚴罰或開除，恐怕在村中更加興波作浪，反而不好；還是忍耐尋求他們要胡鬧的根源，對症下藥。於是，我們便暗中分頭注意去調查事情發生的真相。

調查尚無眉目，事情又有了新的擴展：一天下午放學回家時，何光其等在路上故意和巫校學生爭吵，混打起來。巫族中一些小伙子聞聲而出，何光其等趕快溜之大吉，留下一些小的華校學生不幸遭了殃。這樣一來，村中華人一時嘩然。

第二天，何光其等缺席了。學生之中，由於一些不明事理的家長的慫恿，竟發現有抵制巫文課的現象。林校長被這情形嚇得毫無主意，想暫時停教巫文課。我和密司瑪莉婀娜及密司脫張都極力反對，說這不是解決事情的根本辦法。陸先生和另一位同事吳先生，却以為這是由於巫文課造成的混亂，沒有巫文課，就不會有這樣的現象。我們正在僵持不決的時候，幸得村中幾位華巫老甘榜主明白事理，聞聲而來調解，他們都說能把村中居民的憤激抑壓下去，只要我們教師能尋出辦法來解決學生之間的糾紛。

林校長召集同事開會，商討辦法。決定先約同巫校教師分別去慰訪一些受破皮損傷的華巫學童家長，調解勸說一番，然後再想第二步的方法。這麼一來，緊張的氣氛總算逐漸緩和下來。何光其等幾個學生也不敢再來上課，學校中一時安定無事。

風波稍為平息，我和林校長便磋商着手調查事情發生的真相。我們都以為：風波平息並不是這次事件已得到澈底解決的徵象，這只是治標而不是治本。羣情一時被抑制，但隨時都有一種即發的可能；倘若不趁此弄個水落石出，搞明真相，可能繼續醞釀成另一次的大不幸。

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何光其等幾個學生敢這麼胡為，必不是他們自己的主意，背後必有主謀的人。而這主謀的人用心何在，便是我們所要以探討的。這究竟是否為了不滿學校的增設巫文課而搞動起來的呢？還是另有居心呢？

六

這天飯後，我正在宿舍中枯坐獨思，密司瑪莉婀娜和密司脫張來邀我去散步。山村的景色，顯得那樣的秀美、清靜；誰也難以測料，在這幽恬安寧的背後，竟隱伏着陰暗層層。

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密司脫張首先開腔說：「方先生，這兩天你和林校長的調查結果怎樣？」

「毫無頭緒，」我攤開兩隻手說：「直接的辦法，當然是找他何光其幾個學生談談；但現在他們不來上課，即使要找他們談什麼，也不方便。至於村民方面，林校長也探詢不出什麼來。」

「我以為這事要另外從旁注意。」密司瑪莉婀娜意味深長地說：「方先生，你忘了我們初次談話時，我對你說的最後一句話嗎？」

「呀！我猛然省起：『你說如果有事發生，要我注意同事之中！』」

「是呀！我以為老陸對這次的事情必有隱情！」

「老陸？」我腦筋一轉。是的，他對這次學生搞的事情，確有點不同的態度。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搞呢，有什麼目的呢？

我正在沉思着，密司脫張說：「密司瑪莉婀娜的話或許不錯，我看老陸這個人很陰險的！」

「但是，他這麼搞有何目的呢？」我道出了自己的疑惑。

「說原因我倒猜曉一二。」密司瑪莉婀娜說：「老陸在這學校裡，是有特殊背景的。去年，當前任教導辭職時，他便極力運動，想得這個位置；但林校長無論如何不答應，要登報聘請。你來了，無異使他失去這個機會，所以，他使用這卑鄙的手段為難你。不過，事情會搞得這麼大，恐怕也不是他原初所能料到的。」

聽了密司瑪莉婀娜這番話，我真如大夢初醒，急說：「你的猜測或許不錯，怪不得老陸在學校裏表現得那麼懶惰糊塗，林校長也從不說他。不過，他假如是為了這個緣故，未免做得太失算了。萬一真的不幸搞糟了華巫兩族的情感，恐怕他也得不償失呢！」

「像他那種人，只管目的不顧手段的。現在，村裏華巫兩族居民的情感，我相信不會爲這事情變得怎麼壞。不過，倒是何光其那幾個小傢伙，如果處處存心挑逗起來，就未可知的了。同時，由於這事情的擴大，他們必和我們站在敵對的地位……。」

密司瑪莉婀娜說到這裏，突然密司脫張大聲地叫嚷起來：「看！你們看！」

「什麼事？」我向他指着的地方看去：「啊！打架？何光其被人包圍着打！」

「快去！」密司脫張拉了我的手，一直向前跑去。說時遲，那時快，何光其被兩個傢伙一打一推，失足跌到旁邊的河裡去了。接着，那幾個傢伙見我們趕來，也就一哄而散。

密司脫張立刻往河中一跳。我接着也剝衣縱身下去。我們潛入河底摸索好久，才摸到了何光其的身體，兩人便舉着他浮出水面來。

這時，密司瑪莉婀娜也趕到了。她氣咻咻地失聲說：「哎呀，他頭上還流血呢，趕快抱去我家救治。」

我們把他抬到密絲瑪莉婀娜的家，她的父母和哥哥也都圍擊出來，帮着擠出他肚中的水，止住他頭上的血，然後施行人工呼吸，他才悠悠地醒了過來。

這時，何光其的哥哥和母親也聞訊奔來，見我們這麼熱心拯救，連說感謝，又罵何光其太不學好。我勸他的母親和哥哥先扶他回去休養，一切以後再說。

他們走後，我和密司脫張借了一套沙龍更換濕衣，在回校的途上，不禁對彼此的服裝相顧而笑。他說：「這才是華巫兩族親善的表現呢！」

事後，我們探悉：打何光其的是另外一個甘榜的華人青年，原因是別的怨恨。而由於這次偶然巧合的拯救，何光其對我們的態度轉變了一百八

稿

約

十度。他對密司瑪莉婀娜及密司脫張深深地道歉，並懺悔自己的錯過。由於何光其的吐露，我們知道這次在學校的事情，果然是老陸在背後主使。他利用何光其的父親是由於排華而死的這種特因，遊說何光其來進行破壞。其他幾個重來唸書的學生，他也利用了這個弱點，並供給他們的需用。我們都極爲憤懣，但林校長爲了老陸的特殊背景，懇求我們爲學校着想，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免得另起風波。

我們顧慮及林校長的處境與苦心，也就淡然讓之過去。何其光等幾個學生自動不再來讀書，我勸告他們去找個適當的工作，夜間再補習一點華巫文。從此以後，他們都成了我們的好朋友。

- 一 凡以馬來亞爲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三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
- 四 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可聽便。
- 五 請附退稿郵票。
-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爲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實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事情總算解決，學校又在很安定中上課，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鬆與愉快。由於密司瑪莉婀娜的哥哥及父母極力幫忙救治何光其，村中華巫兩族居民也都逐漸交往，感情日趨融洽。只有老陸，我相信是在這事件後最不快樂的人了！

轉瞬間，第二個學期結束了。

當假期開始時，密司脫張因事趕回家去，我和密司瑪莉婀娜則一同到X埠去參加教育局主辦的假期訓練班。

朝夕相處，我和密司瑪莉婀娜的感情更加密切，竟萌起了情絲愛苗。於是，花前月下，都曾出現了我們的情影，縱情地飲看情愛的美液。

受訓完畢，我們重回山村。漸漸地，村中人都略聞我們之間的戀情。我們也以爲這是光明正大的事，不必怕人知曉，便也傲然以情侶自居。

有一天，林校長突然叫我到他家中坐，閒談幾句之後，他忽問我道：「方先生，聽說你和密司瑪莉婀娜的感情很好？」

我想不到他會問到這上面去，一時間不禁臉紅耳赤，答不出話來。

「請你別誤會，也別害羞！」林校長說：「這種事情，我是過來人。孔夫子都說食色性也，何況我們常人。我絕沒有一點干預你們的事的意思，反之，我是很希望像你這樣適當的年齡，能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不過……」

說到這裡，林校長拿出了他的雙桃牌香煙，抽了一支。我看出他對我的談話是絕對善意的，正在揣測着他的下文。他噴出了濃厚的煙霧，接着又說：「不過，我覺得你需要考慮的是：你和密司瑪莉婀娜，是不同種族的……」

「謝謝你的提醒，但不同種族也能成爲良好的伴侶！」

「當然，我並不以爲不同種族就不能結爲夫婦。可是，密司瑪莉婀娜的家庭環境較爲不同，她父親是這甘榜中巫族的首領，回教徒的婚姻俗例，我想你是明白的！」

林校長這番旁觀者清的話，對我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我當時不禁茫然久之。

他見我這個樣子，便又繼續說：「我只是奉告一點忠言，以作爲你們的參考。因爲村中華巫兩族居民的情感，現在方稍爲改好，所以……所以……」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會謹慎地考慮這件事，一定不會使你失望。」說完，我便告辭了。

回到宿舍，我陷在無比的沉悶中，思索，思索……

第三學期已漸漸趨於結束階段，我和密絲瑪莉婀娜的戀情仍然繼續着。我們會作無數次的商談，想設法打開這宗教阻撓之結，可惜終無一個良策。

禮拜天的上午，我正在辦公室計算大考成績，何光其突然來找我，劈頭便說：「方先生，你知道有人在甘榜裏散播對你不利的謠言嗎？」

「謠言？」我愕然！

「是的，他們都說你要破壞回教的規例，想和瑪莉婀娜先生結婚！」

「還說別的什麼沒有？」我急急地問。

「聽說瑪莉婀娜先生的父親對這件事很生氣。他曾對人警告：除非你進了回教，將來入贅到他家，不然不許你再和他女兒來往。」

事情竟會變到這樣，一時間，我的腦子似乎脹大起來。

「謠言，又是誰在挑撥是非呢？」我沉吟着。

何光其看看四周一下，見是無人，便小聲說：「我想除了陸先生，沒有別人！」

「又是他，又是他，這個卑鄙無耻的傢伙！」

「方先生，我聽說他還去惹另外一個馬來甘榜主的兒子呢！」

「怎樣惹他？」

「那個馬來甘榜主的兒子，以前曾向瑪莉婀娜先生求婚不遂，現在便利用巫族感情來反對你們的事。」

「謝謝你來告訴我，光其！」

「方先生，你要預防一下。不過，如果你有什麼憾損，我們華族村民一定起來幫助你的！」

「光其！不要太魯莽，你知道我是最怕華巫兩族村民不和睦的。這是我私人的事情，我會想辦法，你千萬不要亂來！」

光其走後，我的思潮亂得很。事情演變到這樣，假如華巫兩族村民真爲了這事而鬧將起來，那我的罪過該多大呢！但是，我和密絲瑪莉婀娜培育起來的愛之花，就這麼地被風暴摧折了嗎？

苦痛，深深地佔着我的心靈……

第二天下午，密絲瑪莉婀娜的哥哥來訪我，道明他父親的意思，並反對我們相愛，只是不敢違背教規。

在臨走前，他說：「方先生，我是很贊同你和我妹妹的婚事。你們互相了解，志趣相同，如能結合該多麼的理想。但是，爲什麼又要多這一層宗教上的隔離呢？華巫兩族的親善，這真是一個大障礙呀！」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我苦笑着說：「希望你以後能多多安慰你妹妹！」

送走了他，校役阿王又告訴我：「哈芝瑪末——那個向密司瑪莉婀娜求婚失敗的馬來青年，在村中到處揚言：要是我敢把密司瑪莉婀娜帶走，他便要取我的命。」

何光其的幾個同伴也在外放出空氣，誰敢動了我一根毫毛，他們便不客氣的以牙還牙。

這接連而來的流言，使我陷入苦痛的深淵，不知如何自拔？

我去找密絲瑪莉婀娜，她只有伏在我懷中哭！

面對這陣情勢，非作一個決斷不可。於是，我抑制着衝動的情感，冷靜地作一思考。本來，我和密絲瑪莉婀娜既能真誠相愛，大可一同遠走高飛，去到別處。但我又想到對林校長的諾言，絕不能使這位老教育家失望，增加他的困難。何況，假如我這樣做，勢必帶來更大的災禍，使到華巫兩族村民不和，而成爲一個罪人。終於，我作了痛苦的選擇：在聘約期滿之後，拋下我所愛的人，走了！

傅斯年七週年祭

· 劉謁如 ·

台灣大學是自由中國的唯一最高學府，也是東亞具有權威的學術研究機構。但台灣大學能有今天的成就，我們不能不歸功於「自由主義」學者傅斯年先生的碩劃鴻猷，才能光芒永射着寶島。

傅斯年（字孟真）先生是民國三十九年底（一九五〇年）逝世台灣的。迄今追憶之下，將是整整七週年。歲月匆匆，墓木已拱，哲人其萎，能毋感傷？！

他是山東聊城人，今年如果還活着的話，才六十三歲。他之家庭，是純粹的一個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拔貢，父親是一位舉人。他在十歲的時候，即能背誦史記大半，有神童之目。

他是中國有數的歷史學者，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即已頭角崢嶸，鋒芒畢露，被譽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時，他更是一員勇猛的戰將。當時的北大，漢學空氣似乎十分濃厚，他進的中國文學系，國學根底很深，但他沒有墮入「國故」派的圈子。

大約在一九二一年，得着校長蔡元培的選拔，與羅家倫、康白情、孟壽椿、段錫朋等四人出國留學。他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了一個時期，又轉到英國倫敦大學研究歷史。他只是埋頭研究，不會念學位。所以，傅斯年雖然是學富五車，他

可並沒有什麼博士頭銜。

他在倫敦大學的時候，正好是英國名史學家威爾斯所著的「世界史綱」將要脫稿。威爾斯因為傅斯年是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中國人，於是，把中國歷史的一部份原稿，請他參加修正意見。這個消息傳到北平，簡直震驚了全國學術界，他之聲譽更是洋溢乎中國。

他返國後，即以史學專家的身份，在南北著名各大學任教，先後作過中山大學教務長，中央大學文史科主任，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教授。他的論文和心得，均詳載於「傅孟真先生集」。

抗戰期間，他出任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并兼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但戰時極少發言，直到勝利以後，遷都南京，突然對當朝權貴宋子文作大聲的獅子吼，宋因而下台。傅不畏權勢，一鳴驚人，當時曾博得若干人的稱頌。

由於他這一砲，不諳解他的人，認為他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決不是「無的放矢」。因為他的太太俞大綵女士，是俞大維的妹妹，而是與陳誠、譚伯羽有着深厚的姻姻關係，是有着某一種的政治作用。甚至還有人懷疑他的台大校長，也是憑着裙帶關係而來，這實是有意中傷。

凡是知道傅孟真的人，說他多

少帶點驕傲，還說得過去。這所謂驕傲，是他智慧學識的驕傲，而不是待人接物的驕傲。祇是這種驕傲，在西洋社會中，同樣使人不快，而容易使人諒解；但在中國，却容易引起反感。

他真够得上說「學有根底」，什麼問題和他一談都可以從根源談起。他的治學方法，集合了中國經師和西洋的科學方法。他絕不是一個「經生」，斷不能把「經生」的標準來測量他。

至於「傅孟真先生集」，一直到他死後的第二年才出版。這當然不是他的全集，他的信札和他平日所發表的文章，也還有幾篇是被遺漏的。但前後三十年中間，傅先生論學論事的重要著作，可以說全部都在這個集子裏面了。

現在印成的集子，分為上、中、下三編，一共六冊。上編可以說是「青年時代的傅孟真」。這是他做學生時代的文字，大部分都是「新潮」上發表過的。中編是傅孟真從歐洲回國後所寫的學術論著，包括他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教書的講義，和他在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以及「性命古訓辨證」一書。下篇則大部分為對於時事的評論集，如要明瞭那二十年中間我國的政教，這一集也是最重要的參考資料。

集子的前面，有胡適之先生做的一篇序，其中有一段說：

「孟真這部遺集裏，最有永久價值的學術論著，是在中編的夷組。這二十多篇裏，有許多繼往開來的大文章。試看他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他看了董彥堂先生新得的兩塊卜辭，兩片一共只有五個字，他就能夠推想兩個古史大問題——楚之先世，殷周之關係——都可以從這兩片五個殘字得到重要的證實。這種大文章，真是『能使用新得材料於遺傳材料之上』的，真是能『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然後能確切了解新得的直接材料的『意義和位置』的。所以，我們承認這一類文字是繼往開來的大文章。」

在傅孟真逝世兩週年紀念會中，胡適之先生又曾說：「傅孟真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許多種子，有些落在石頭上，有些播撒在肥沃的土壤上，有了生命，就發生了力量。」

傅孟真嘗與人辯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他口口聲聲是贊成社會主義，但他骨子裏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終有一天會調和而混合的。傅孟真可惜死得太早了，否則，他對這方面必有極大的貢獻。際茲他的逝世七週年紀念，自由世界，風雨如晦，我們又安不能為之表彰，而寄以惋惜之私，以誌悲悼！

蘭娜果園的來賓

杜北記

雨密，風緊。

秋十月。

秋夜是灰墨色的季節，最易使人觸起仲春濃郁的故事。

呷口茅台陳酒，再追尋草綠色春的气息吧！

生命踐出的足跡一直往前，於是人類有了回憶：

沒有人會知道這一件事，蘭娜已經答應永遠和我在一起。

蘭娜已經十九歲了，我比她大三年。再過一年，她就要在商職學校畢業。

預備一筆費用，以及找一份適合自己興趣而有較好收入的職業，是要及早解決的問題，所以，我選擇了新聞記者的工作。

我相信：感情是要靠時間的累積，接觸多，感情更密。

自從六月，蘭娜的假期開始，我們一同度過了愉快的幾天。她只有十多日的假期，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她在一起，當然星期日也不會例外的，除非因有事件發生而要去採訪。

蘭娜的父親有個果子園，就在市郊二里外。六月，正是果子收穫的季節。星期日，蘭娜和我就在果子園裏度過。

星期三，我爲了一件不能忽視的事而到聯邦去。我用電話通知蘭娜說：假使沒有意外的阻撓，星期日一定會趕回來陪她看一場早場電影，下午我還計劃到果子園吃紅毛丹。

剛在週末，我如期回到報館，把應辦的事向編輯交代好，就趕回家裏休息，恢復兩天來的疲勞，好讓明天的節目按序進行。

第二天，我去到蘭娜的家。她在庭前的邊椅坐着，四周很靜，沒有人。我正想跑過去親親她的面頰，前門開了，一位我從沒有遇過的女孩子走了出來。她的臉很甜，眸子放出智慧的光，身材也嫵媚動人。

——在她的眼光追視下，使我感到心慌意亂，這些觸覺都是蘭娜所不會給我有的！

我根本就聽不清楚蘭娜的介紹，一直到蘭娜稱她做露露爲止，我只在心裏暗地唸着：「露露，露露，多美的名字，多美的孩子。」

和露露握了初會的手以後，我想不出和她們談些什麼。

我盼望了一個星期，想單獨和蘭娜在一起，而蘭娜却邀請了一位陌生客人，這是我所想不到

的。

「蘭娜告訴我許多關於你的事，」露露微微地笑着向我說：「我想像中你是一個中學生，但你却有一個學者的風度。」蘭娜聽着笑起來，倚在我的肩膀。

「露露，我要妳答應一件事：不可以加入我和威兩個人之間，如果你喜歡有一個像威一樣的男朋友的話，我可以叫威給你介紹。」蘭娜很正經地說。

「別煩惱，我對你們的現狀極感高興，而且我從不奪人之所好！」露露微笑着回答蘭娜，又害羞地用眼角瞥了我一眼。

她們都相對地笑起來，又談到別的話題去。我在她們之間靜坐，心裏計算着要找誰來和露露作伴，好打發今天的假期。

看早場電影的節目就給取消了，午飯後我們動身到果子園去了。蘭娜走在最前，露露也比我先走了幾步，我因沒有太好心情，老落在後。

當我們要爬上小山坡，蘭娜的媽媽從遠處喊住我們，我也聽不清楚她老人家叫些甚麼話。「蘭娜，伯母在叫甚麼？」露露問。

「要我回家帶她下坡去。」蘭娜啾着嘴巴好一會：「我忘了今天下午必須陪她下坡去。現在我要回去，你和威先到果子園裏，就在那裏等我，我會儘快回來的！」

她一溜煙地奔向家去，我和露露站着呆望好半天。

「不要吃掉所有棗紅皮的紅毛丹，留一些給我。」她轉過頭來：「我馬上就來！」

我和露露沿着小徑走向果園，天清氣爽，碧空很明朗。

「現在，你將有一個枯燥無味的下午了。」露露調皮地向我說。

「爲甚麼？」

「呵！因爲蘭娜回去了。」露露邊說邊加快脚步走進果子園的小路去。

「等等，露露！我告訴妳那裏的紅毛丹是最好、最甜的。」

「在我看，每個都好，每個都甜！」她笑笑，提起腳跟就把垂下的一堆鮮紅的果實摘下。

「先吃這幾個！」她說。「棗紅色的才好呢！」我指着不遠的小叢林，說：「我們到那兒去！」

她走近我，剝着剛採的紅毛丹。

這一帶的紅毛丹樹都生長得不高，舉手可及，棗紅色的外殼，裹着很厚的白肉，清甜而蜜。

「喂，這幾顆很美！」她指着我頭上的一顆說。

我還沒有看清楚是那顆果子，露露已經把樹枝攀下來，探去她所指的那幾顆。

我正要幫助她，忽然她叫喊起來，手拿的紅毛丹散在地上。

竟然發生這麼的一件事：一隻蜜蜂叮了她的肩膀。

「快點，露露！」我急說：「讓我們跑回屋子裏去，拿些藥敷上，那會止痛的。」

我說着就跑到小坵路，但轉回頭，露露還是按着肩膀坐在樹下。我走回去，問道：

「怎麼啦？露露，妳不要回去？」

「我不能，很痛的……」她說着，淚珠從她的眼角滑出來。

「但……我們要怎麼辦呢？」我說：「要是留在這裏，腫起來會更痛的！」

「你能想個辦法嗎？感！不能使它止一點痛？」她問。

我想起：曾經一次在大芭裏給小蛇咬了一口，痛得很，又沒有藥好敷，還是在膠園當長工的馬來人亞曼用口給我把毒汁吸了些出來，再用些煙絲敷上去，疼痛果是減輕了一些。

我告訴露露，她聽了，看一看我，然後低聲地問我願不願意為她吸一吸？

我並沒有考慮到其他的問題

，我以為這樣可以減輕她的疼痛的話，當然是沒有拒絕的理由！我蹲下去，問她蜜蜂叮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裏！」她指着肩膀上面，「你能够看到它腫起來的地方。」

「妳要把衣袖捲起來，否則我是沒有法子看到的。」

她並沒有把袖子捲起來，相反地，把衣上最上的兩粒鈕扣解開，將衣服扯到肩下。

「就是這裏……看！」她說，把衣服推到肩膀後去。

我壓制着眼前肉體給我刺激的情緒，靠近她，用嘴唇壓在她的傷口，用力地吸吸，然後把口液吐出來，繼續了幾乎有五分鐘的時間。

「感到好一點嗎？露露。」我的呼吸很不正常地問她：「還像剛才一樣疼痛嗎？」

「還是一樣地痛！」她拉着我的手說：「請你再吸吸好嗎？不然，腫起來就更痛了。」

我再靠近她，再一次吸吸她的傷口。

一剎那間，她突然變了原有的位置，身體往後倒直到躺在地下，而我的重心也跟着她的姿勢而轉移，現在，我的手已經壓在她的頭下。

我發覺嘴唇已離開所應吸吸的地方，兩肩上有了一隻手在緊摟

着；露露的臉轉向我的右肩，我看不到她這時候的表情，只感到有一個熱辣辣的面孔挨在頭邊。

……
在紅毛丹的樹下，我們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直到樹葉飄下露水。

「威！我們要走了，太陽已經下山。」

我很快地站起來，但她却懶洋洋地。

在路上，露露告訴我她所住的地址，同時要我記牢，甚至要我背給她聽。

露露的手繞過我粗大的腰，抱着我走。快要到山坡下的時候，她狠狠地摟着我的頸項，說：

「我不管你是蘭娜的……」蘭娜在門口等着我們，當我們走上石階的時候，她迎上來說：

「你們去了那裏？」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我告訴蘭娜關於蜜蜂和露露的事。

范家伯母知道露露給蜜蜂叮的事，一把將露露拉進屋子裏，要替她用銀針將蜂釘刮出來，再敷一些消毒的藥。

我坐了片刻，看腕錶，是晚上七點二十分。

，等學校開課才出來，那你可以再來陪我去玩。」

「她明早就回去？」我說。本來，我想走回屋子，向露露說聲再會，但我沒有這麼做。

「晚安，威！」蘭娜擺一擺手。

我推開柵門，走出去。

回到宿舍，我心裏很恨蘭娜給她的果子園帶來了一個危險的來賓，而我也恨露露闖進了我的感情。露露的火辣大胆，將會影響我對蘭娜的愛。

但是，我又得承認露露給我的印象不會太壞。

年華，是日子河流去的水。歲月易過，又是十年了。

悠長的時間中，有很遼闊而難以料及的改變。

在人類的大門爭支配下，我所要求的，一些也得不到。

爲了作一次不是自己所願意的遠地旅行回來星洲以後，范家的果子園已經換了主人。

數年來，我一直打探蘭娜的住址，結果都不如願。

蘭娜怪我，我是知道的。其實，我不別而行，是有難於解說的苦衷。

誰又料到十年後，職務上的安排，會使我和蘭娜在一個千里外的城市，再見一次面。

日子河

·斯退·

××：

再也不能愚蠢地過下去，忍下去了……
僅僅祇有兩個星期，却已使我受够。

或許過去祇在群體中生活，或許過去壓根兒就不想回家，或許不知天高地厚，或許實在因為幼稚……我從沒有現在這種悲哀甚至於恐怖的感覺。

信仰是堅定了的，是不？——現在，我竟至要懷疑自己來了。

先前，我指罵過你：感，傷感，祇有造成消沉與最後的墮落——如今，我却近乎可耻地苟活了……

我的不流淚，不呻吟，不再喊苦的自我賭咒，是你當時的痴笑；此刻想起來，却好像有着它的真實的。

已經兩個星期了，我摸着心痛忍過去。也不會給人寫一封信，實則也不想寫，因為我生怕人家知道我苟活的可耻。這裏是遠離生活的地帶。一個人在空空的房裏，要每一分鐘地忍受這無盡的苦厄。……雖然，也曾經不止一次地，我要自己把它看得澹泊些，要企圖從新振作，好好作些要作的。可是，此刻要求起自己，已是件多麼不如意的事了。××，我實實對你說，我恨呻吟，我恨呻吟，但我終是被逼着不得不呻吟起來。——呻吟，呻吟，這字眼苦苦纏繞着我，擺脫不了它。正如擺脫不了無盡的寂聊一樣。

你從不會聽我談起家，為的是我不喜歡想起它；又何況當大家都正忙着，談私事就更顯得無謂了。所以，或許你祇知道，我是一向不會有苦悶、有煩愁的。

可是，我現在已被逼得這個模樣。看看除了我本身以外，也祇剩下你了，縱不管怎樣，我要

你接受我微弱的哀求。為的我還是個人，還需要活下去！

在外頭，當大家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即使是被開除，被壓迫，被歧視，被冷落……有大家在，無論何時，我也不會有何悲哀。然而，脫離大家，一個人到這裏來，我却祇有苦苦挨受着磔刑。

這個家：頑固的頭腦，愚昧的奴隸，微弱的小生命……

對着根本不能以解釋來打通的頑固頭腦，祇有默然，讓心一次又一次地感受着陣痛，除了這樣，是不能再說什麼了。……他要我認清，我是他的兒子，他是我的父親，作兒子的就祇有唯父命是聽（這話他不知重覆了多少次）。他一百次地訓斥我，無論如何，學校總知道怎麼做，學校不會做錯，作學生的憑什麼理由反對，憑什麼權利造反。……當我一開口說到社會人士也不滿於學校，學校再搞錯誤，學生風潮是可能再度……——他一脚踢翻了椅，厲聲指着我：你被開除，你被開除的，還說！……

××！我是怎能忍得住呵！他連連罵了半天，我氣得抖，氣得抖……却說不出一句話。唉！唉！我終於麻木起來了。我，我的感情呢？

生命，生命，作為生命的價值是什麼呢？

小生命——我病了，但呼喊不到回聲。

滲着不住的嗚咽，睜不開的一雙無神的血色小眼沾滿溼淚，額頭不停地冒出汗，浸溼了那包裹額頭的手巾。

那隱藏着最使人不愉快的空氣，飄浮着嚴厲的聲音，不時是這個情形。小生命永遠沒有過於

自由的一場暢哭。——又嗆咳了，咳得過於吃力，聲音帶着濃痰，沒力呀沒力（已有好幾天沒吃飯），但氣管逼了上來，是不得不咳的。這已逼得她開動着兩扇鼻蓋皮，愈咳愈紅起來，一直伸上兩眉，兩眉下是淚水模糊的眼睛，一聲傷悲過一聲，滲着無力的低泣，在無邊的寂聊中，這聲音多麼令人恐怖！

我帶着哆嗦的聲低喊，你怎知道？

睡夢前的冥想，那空幻的形影（我想起你，想起外頭的許多人），在黑暗中迷迷糊糊的出現；或是睡夢中還要「真實」的重逢共歡片斷，至少在這類的生活增添多少熱。這些，也只好當是我最好的慰藉了。

這環境——是它，是它使我變得冷血，變得一些也不懂得愛情。

對家人說話，話裡往往失去對方的尊嚴，不時激起對方氣忿，不時使對方失去自尊，可能的冒犯，頂撞是常常有的。脾氣壞，又冷靜不來，因而就更容易造成自己的糊塗。有時，在氣忿之下，我會伸手往弟弟那小頭上一打，那個小拳頭的突然鬆開，啣起的嘴突然張得大大地，露出幾隻殘牙，號聲混帶着淒厲……我就只感到胸膛太過狹窄了：「你也有權利打孩子？……這行為也會是你幹的？」——這層層難以扒開壓在我胸前的矛盾，窒息着我。唉！我這受了折磨靈魂的苦悶，彷彿永遠找不到解脫。

有時候也太傻了，實在是忍不過來，要說的，要罵的總需得發洩出來，「用新的思想企圖征服枯燥粗陋的頭腦。」我明知將又演出另一場的不愉快來。可是，既已說了出來，就不能不說了——但究竟也祇是說一半，也說不下去了。我怎麼不能緊記在頭腦：對一個聽不進道理，只有個人存在意識的人，談道理是徒然的。噢！她（我母親）頓時滿眼含着淚，吃不上半碗白米飯；她呀心裡就哀哀戚戚，容不得一個居然「教訓」起母親的兒子。她哽咽着說，她操勞，全為了家裏

每一張嘴。如今我竟也忤逆了，她也祇好怪於命運。這樣三言兩語，逼得我一顆心愈往下沉，下沉……。

奴隸的存在是有用的，最不幸的是那至今還存有的奴隸，最可憐的也正是這一批，想企圖以自己的奴隸性教化下一代，也奴隸他們，這不是我能忍得往的。我，哀憐有這麼個母親，一個還想繼續奴隸的「家」。用淚，用泣溼的鼻子——這多可怕又可恨的……但他們又何從明白自己正是個十足的典型奴隸？

往往當一個人在灰黃油燈前想起自己的被改變時，鼻管間便會流過一陣又一陣酸溜。但誰又敢指望用眼淚熄滅那痛楚的火焰？

真到了耐不往時，我也祇好走出家來，一個人悄悄來到河畔。昨天夜裡，我一人倚在冰涼的橋欄上，聽着水流、聽着蛙鳴，想着，想着，突然在黑暗中閃出一個念頭——出走。這在短時間內迷惑了我，覺得新鮮。(×××，我過後將這念頭打消了。你可說這是我的懦弱！)

在這種的方式生活之下(假如還可以將這種稱為生活的話)，我想，可以概括一句說，我祇在錘鍊我的憤怒！

你能相信，以我這麼個人，沒有忍耐力量，脾氣容易鬱發，能經得起這怒火的焚燒嗎？……所幸的，有時還能多少寄予幻想，冥冥中編織着仙境中美麗的迷網。我很想讓你知，我在如何費心地幻想着：在寬闊透明的天空下，在平原上一片金黃色的稻田，我回到童年，跟着孩童們列隊縱橫……或者是河上的涉足徐行，白河灘上的武門遊戲，吊橋上驚心動魄的橫渡，集體的沐浴，不疲倦的水戰……這些，在童稚明亮的心靈中，永遠閃耀着不可磨滅的意境……我都珍重地耐着重新編織——你應該會理解我這麼做的動機——因為我還有這憧憬，還有希望。

這大概是可憐的能，但我也祇有是這樣了。一遭上門嘴，洩氣，這仙境又被殘酷的巨爪

嫉妒地撕個粉碎！

深深地吸入一口困難的空氣，又費力地吐出口。我忽然記起來，前幾天收到一封短信(祇有三行)，說：××在回去的一個星期，因受學校

時序如流，雨季又已到來。現在，各地大雨滂沱，連綿不已，世俗所謂「九皇帝」節日恰亦降臨。在這雨季談談雨事，也許是自然的事吧！

雨是宇宙間自然的現象，動物靠它生存，這是科學家的看法。但是，這種雄偉的自然力，能把世界上一切污穢塵埃清除逐出，使景物一新，人類心境上隨之清爽，所以，可認為是一種「新」與「力」的象徵，深為詩人墨客所稱頌。

在中國，春、夏、秋諸季常落雨。春雨在江南特別艷麗，人稱黃梅天。夏雨雨勢很大，能驅暑炎，很討人喜悅。秋雨多連綿，淋漓不休；但偶爾放晴，天際鴻雁掠空而過，啾啾長鳴，那種意境彷彿深遠孤寂，叫人倍生一種悲涼的心情，或超脫塵寰的出世之感。

唐詩或宋詞裏，對雨的描寫和歌讚是巨卷浩翰，不勝徵引。唐代名曲「雨淋鈴」，即緣雨產生。按當時唐明皇幸蜀，在棧道裏聽到雨淋鈴聲，悽愴流涕，採其聲為曲，成了有名的「雨淋鈴」曲。至於南唐李後主，宋李柳永、李清照等抒情派大詞人的絕作，一片柔情蜜意，也許是晦雨連綿時的產物。

而詩文中對雨的形容詞亦甚多，如滂沱、淋漓、潺潺、毛毛、傾盆、連綿、靡靡，不一而足。近代周作人的「雨天的書」，及目前星馬名女作家韓素音的「渴則思飲」英文小說，均以雨為書名。

在馬來亞的雨季中，「九皇帝」的故事很膾炙人口。「九皇帝」最早是福建人供奉的神。當年來馬來亞的華人，率多從事勞作苦工，因疾病及流徙播遷，情況殊不順利。於是，有人提倡祭奉「九皇帝」，以乞救於神明；果然靈驗不爽，自後「九皇帝」遂成華人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每年農曆九月一日至九日為「九皇帝」誕辰，廟內設壇誦經，焚燒香燭紙寶，設攤擺賣素食，並請梨園子弟演唱，以示慶祝。而此時已屆雨季，每天大雨淋漓，歷時數月之久；各地善男信女，到廟齋戒虔拜，祈求四時康樂，合境平安，每天絡繹於途，車水馬龍，熱鬧異常。廟內慶祝完畢，「九皇帝」出遊，由國術團、雜耍及巫術人員組成，行列浩蕩，陣容雄偉，觀者途為之塞，洵為馬來亞雨天的盛事。

和家庭的變重精神壓迫，發起神經病來。——想：這多麼令人心悸！

我是住不久的。這是一道日子河，是死寂，也是奔流，拖着拖着，我就祇暗暗的希望着，它是快要看到有浪頭的大海了。……

雨 天 談 雨

· 韓 微 漣 ·



垂亡的命運。

菲律賓是戰後新興的獨立國家。它和其他剛剛獨立的國家一樣，患着內部叛亂和政府貪污的通病。菲律賓的人民從一利那獨立的狂歡中，迅即跌入貧苦離亂的深淵，飽受了多年失去希望的苦味。直到運用他們的選票把麥塞塞舉上了台，他們的兩大敵人——叛亂和貪污——才被麥塞塞的鐵拳擊碎，穩定了菲律賓的建國基礎，恢復了人民對生活的信心。麥塞塞在菲律賓人民的心中，不只是一個堅強的領袖，並且是一個萬眾生佛的救星和平易可親的老友。在今年三月十七日，麥塞塞因飛機失事罹難的消息傳出後，菲律賓的人民莫不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個個都說：「麥塞塞死了，有誰再來照應我們呢？」

讀「麥塞塞奮鬥史」後

麥塞塞所以能得到人民這樣的擁護愛戴，把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國家從瀕死的邊緣上挽救回來，其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他是個誠實純樸，博愛公正，嫉惡如仇，篤信民主，並且有充沛活力的人。因為他的誠實純樸，所以能獲得他的部屬、朋友以及絕大多數人的信任。過去許多人民因對政府失望，故對政府的政令多採漠不關心甚至杯葛的態度。但自麥塞塞登台以後，菲律賓的人民才把他們的政府看作是休戚相關的。虎克黨的消滅是因為得到人民的合作，許多改革的實施也是因為得到人民的支持。甚至許多他的死敵——虎克黨的領袖，也因爲受了他精神的感召，願意冒險與他會面懇談，因而投誠。

因爲他的博愛公正，才使許多輕視他的人，或對他懷有敵意的人，慢慢地化除成見，以全力來支持他。在他領導游擊隊對日抗戰的時候，在他出任國防部長負責消滅叛黨的時候，能够力排眾議，不念舊惡，對於親日的菲奸和投誠的暴徒，給予特別優待，使許多他的敵人都變成了朋友。他對於農民的生活特別關懷，事無巨細，只要是人民申訴的，他一定負責辦到，從來不擺官僚架子。因爲他出身寒微，深知民間疾苦，故與利除弊莫不依照人民的需要而爲。像這樣的領袖怎能不與人民打成一起？

因爲他嫉惡如仇，所以在國勢最艱險的時候，也不肯向叛黨低頭；在

腐化勢力壓力最大的時候，從不肯與壞人妥協。他爲了維持正義，寧願忍受痛苦兩面作戰。他守正不阿，持躬廉潔，自己過着最簡單的生活。執掌國家大權以後，從不把大小官職授予他的近親。他曾說過：「即使我的父親犯了法，我也要送他入獄。」他不只犧牲自己，還要求他的親屬也作同樣犧牲。於是有人說：「作麥塞塞的敵人容易，作麥塞塞的親近更難。」因爲越是近親好友，他的要求越苛刻。正因爲這樣，他才能把過去貪婪營私的頹風矯正過來。

麥塞塞是一個篤信民主的戰士，他對民主信仰的虔誠就像他對宗教的信仰一樣。在他解去國防部職務，開始競選總統時，敵對黨深恐他一旦當選，則他們過去的既得利益便會喪失，於是萬般阻撓，除了用大量金錢收買選民，用各種暴力威嚇選民，還想利用政府權力來破壞選舉。麥塞塞的助選人在受到威脅的壓力後，便勸他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以當時麥塞塞的威望來說，只要他一點頭，便會不費吹灰之力把政權拿到手裏。但是，麥塞塞嚴厲地拒絕了這種建議。他認爲對非法作戰，必須採用一切合法手段。他反對以暴力對付暴力，一再主張不以刀鎗而以真理作戰。他堅信民主政治只要獲得人民的擁護，定可浩然長存，擊潰貪污批政的。就在這一念之間，便挽救了菲律賓的歷史，使其沒有染上污點。他以身作則，表明了民主政治確可與暴力作戰，並獲到最後勝利。其所樹立的榜樣，是可以與華盛頓不

肯連任總統前後媲美。

麥塞塞出身寒微，從小鍊就一副鋼鐵般的身體，這對他日後的事業是項千金難買的資本。他可以從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中間沒有休息。他可以冒險犯難，出生入死，從來不知畏懼是甚麼？他可以爲了一個目標，孜孜不息，不達目的誓不甘休。這種堅強充沛的活力，是一般常人所難望其項背的。他用兵不依據軍事典範，常常違犯常規，出奇制勝。他從政也不依照政治學理，常常爲了事實需要，而施權宜之計。他有極端豐富的經驗和百發百中的判斷力，所以能超越傳統習慣而受死板條文的限制。在當時菲律賓那種混亂的局面下，一個懦弱而不敢違犯傳統的人，是無法轉變那種局面的。

現在，菲律賓已渡過了最艱險的難關，慢慢在世界舞台上挺身站立起來，這不得不歸功於麥塞塞的英明領導。我們無法希望每個新生國家都能有像這樣傑出的平民領袖，但是，他的作風，他的經驗，却是值得人們吸取的。看了這本書，應能震頑立懦，使彷徨在苦悶中的人們，可以恢復對民主生活方式的信心，而重新振奮起來。

申小東

寒夜

端木矜

今夜，我聽到草廬外
飄來的谷風，
如行脚僧獨步足音一下又一下，
妳聽聽多像喚！

在木樓上，
我低徊流去的日子，
比岸然的道者面壁潛修
幾番歲月？過慣啦！

要是妳輕輕地問我：
需要一些熱的飲料嗎？
別忙
因為妳，我已忘了這個是寒夜！

星光

· 國風 ·

明亮的慧光，
引我嚮往青天；
無塵的心，
化作點點明螢，
漂泊太空間。

孤寂的天宇，
點綴閃爍的星星；

像童稚的笑，
惹人喜愛，
在不幸裏塗刷溫暖。

我沒有意見，我的舌鈍唇厚，
不能替你描出最正確的情影；
然而我的心啊，
我要用無譜的音符和旋律，
作為獻頌，作為禮讚。

夢醒

· 炎影 ·

是異奮滲透憂悒的聲音
喚醒了我；我在夢中！
夢醒，東方沒有太陽
還很昏暗，很深沉；
星兒已經藏匿，
月兒已經躲避，
遠遠傳來鷄啼，我還在夢中？

別時

· 紫燕 ·

提起了簡單的行李，
拖着沉重的步伐，
回轉頭來，
向妳說聲：

——珍重——

濕潤的眼睛，
對着妳揮動的手帕，
眼淚，
却流入了心窩，
我呆了。

懷疑

· 林為之 ·

孩子，別死瞪着我，
使我內心深感不安。
為何投我以懷疑眼光，
我絕無把你心愛的寶貝來藏。

孩子，別死瞪着我，
如你喜愛那嫩紅蘋果，
儘管自己擷取好了，
我絕沒有嫉妒的心腸。

孩子，別死瞪着我，
若果那是主的意旨，
那就完成主的使命好了，
雖我也曾愛過那嫩紅蘋果。

孩子，別死瞪着我，
快拋掉那懷疑的眼光，
相信我的話出於至誠，
好讓我們欣然地高唱。

愉快的週末

· 岳潤黃 ·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

冷了幾天之後，今天天氣雖然暖和一些，却下雨了。終日瀝瀝不停，也頗討厭，何況今天我們還要去「格羅登」呢（GROTON）！

下午五點，天便完全黑了。我們一行廿人，共代表十二個國家，分乘四輛汽車，離開波士頓。六點半，到達格羅登的勞倫斯中學。

今晚是當地扶輪社舉行國際晚會，招待我們這一羣外國學生。每個人有一對美國夫婦招待。我的主人是安徒生夫婦，賓主稍事寒暄，便入席用膳。飯後由我們外國學生表演遊藝，參觀的人相當多。我的節目排在第二。我吹了一陣洞簫，曲子是「平湖秋月」。此調我已廿年不彈，這次來美，知道有這種場合，特別買了一支簫，練習了幾次。今晚派了用場，而且博得掌聲不少。

遊藝會到十一點才散，回到安徒生先生家，閒談一陣，用些茶點，就寢已是午夜以後。

十一月二日 星期六

勞倫斯中學創辦於一七九二年，校長格雷先生主持該校已有廿餘年，有學生一七六人，多住校內。每座宿舍都有一兩位舍監，而舍監全家也住在裏面。學校供宿膳，連家眷在內，所以，十三位教師都能安心教學。私立學校注重個別教導，因此，學生少而教師多。昨晚只看了膳廳、禮堂和應接室。今天

上午九點我們再去參觀時，才發覺校舍之大，令人驚駭，共有大小建築物十六座。如果以馬來亞華校標準去估計，至少可以容納四千學生，連運動場地在內。年初有座建築失火，現在趕建一座新的，共費十七萬美金。教室甚小，只有我們的一半，因為他們的最大班級不過十三四人而已。在濛濛細雨中，我們參觀了三座宿舍和那座新校舍，便花去兩小時。

十一時前往「格羅登」中學參觀，也是私立男子中學，有學生二百人，教師三十二人，全部住學校內。這個學校從房屋建築到學校作風，完全是英國傳統式。教師也多半在英國牛津或劍橋讀過書，校長更是英格蘭教的牧師。依我估計，校地至少有四十英畝。學生除假期外，不得外出。每生每年繳費一千九百美金，據說平均每生每年須費二千八百。由此可以想見此校每年預算之大了。美國總統有幾個都會在此讀過書，兩個羅斯福總統都是這裏畢業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孫子現在正在這裏求學。牆上所懸，全是古今名流的相片和墨跡。學生在這種優美的環境中薰陶，自然可以養成獨特的風格。

我們在膳廳與該校學生一同用過午膳之後，便去校長辦公室喝咖啡。辦公室是一座大廳，正中一張大辦公桌，四壁全是滿架滿架的書，真是撲撲有書香之氣。這個學校的一切雖然全是英國式，足球却是美國式的。下午，在

大雨中，看了一場美國足球。雖然是兩間中學的友誼賽，兩邊助陣之聲，不絕於耳，大家忘形在喊叫，連教師也是一樣。美國足球，我們叫橄欖球。因為不是圓的，用腳踢的時候少，抱在懷中走的時候多。大家搶，擠，拖，拉，抱，甚麼都來。有時候，十個八個倒在一堆。因此，在玩的時候，頭戴皮盔，肩披硬甲，足登皮靴。一套衣服少也得三五十美金。這玩意實在粗野，而美國人趨之若鶩。

雨實在太大了，我沒有興趣再看下去。安徒生先生領我去參觀他的公司——新英格蘭商業服務公司。他十六歲起便在某印刷公司作打掃工，慢慢升為推銷員、業務經理。戰事爆發，他應召入伍。復員後擬再回該公司服務，想起來沒有多大發展。兩夫婦便自出心裁，設計一些小卡片，如聽電話登記片、衣店催顧客取回衣服片、修理無線電登記片等，印成一本本從郵局寄出發賣，經過數年改良，如今有二萬四千顧客用函交易。因此，他的公司只是一座小洋樓，但却全部電氣設備。打信封、摺信紙、登記信件、貼郵票，都用電來發動機器，每小時可以完成幾千件。於是，他發財了。在美國發財，講易，窮畢生之力也毫無辦法。講難，只要能想出新的東西，立可致富。誰也不會想到賣出點小卡片，三數年後竟成了一種企業。關鍵就在如何設計和如何推銷，這便不易了。晚上，安徒生夫婦約了一些客

人來喝茶，大家暢談甚歡。

十一月三日 星期日

天仍舊是下雨，我們冒雨去松林教堂。這是斯洛恩先生創建的。一九三五年，斯先生想買一塊地建房子，選了幾處，連價錢也講妥了，却遲遲不能「過名」。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便買下了一處湖邊的山地。一家人搬去之後，便慢慢來開發。他要兒女們各選一處，以便他們將來自己建立自己的家。他的長子便選定了松林深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的長子不幸在德國戰場殉國。他便在那塊長子指定之地立碑紀念。後來一陣大風把附近一些大樹吹倒，他才發現那山頭的視界極闊，風景也極美。於是，他把那山頭奉獻給上帝，讓任何人前來禮拜，並且用石頭來砌神壇。一時世界各地人士聞風而將各種石頭寄來，以紀念他們死去的親屬。中國人寄來的有一方明朝的磚，據說是萬里長城中取下的；另有一方小石上刻「重慶」兩字。松林教堂就是在松林之中，露天的禮拜處。進口處有兩塊大石：一刻「愛你的主你的上帝」；一刻「愛你的鄰人如你自己」。松林教堂的主旨是：「在主之下，只有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讓所有的人來此禮拜」。因此，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希臘正教、佛教、回教、道教，甚麼都可以；東方人、西方人、黑人、白人，個個都歡迎。我想：這倒是一種新的理想。斯老先生冒雨領

我們參觀，為我們講解，我們異常感動。他認為：人與人間只有愛。他說：每個人來到松林教堂參觀之後，好像都有所獲。從天然的景緻到人為的祭壇，都給人啓示，使人受了一種心靈的新的洗禮。他的話不錯，我離開之前，我禁不住向他說：明年三月我回馬來亞之後，我也要寄點東西來。

從松林教堂回到安徒生家，用了一頓豐富的午餐之後，便參觀他家的廚房。洗衣服用機器，吹乾衣服用機器，洗碗碟刀叉也是用機器。地下室中有燒熱水的火爐，有生熱氣的火爐，同時有一個大冰櫃，不僅貯藏罐頭食品之類，連做好的糕餅也可放在裏面保存到半年之久，要吃拿出來一熱就好了。因為，

那冰櫃的溫度是零下卅度，食物放幾個月之後，味道仍一點不變。下午五點，天又黑了。我們大家又集中在格羅登學校，主人客人熱烘烘在臨別絮語。雖是三日相聚，大家依依不捨，珍重惜別。回程中，大家免不了各人誇讚自己的主人殷勤。我們的結論是：美國人真熱情！

泡沫集

夜讚

·新客·

我常常深夜不睡，這或許是我過去從事新聞工作所養成的習慣吧！今年結婚以後，我還是熬夜如故，因而多次招致妻的埋怨。雖然如此，我仍未改變遲睡習慣，每每到長夜將盡，才昏昏沉沉地回床上一詢。

我總覺得：一天最好的時光，就走午夜以後。

在這時，白天沸騰着噪音的大街沉寂了，再也不必與一些自己所不喜歡的人週旋，可以得到一點寧靜的休息。

在這時，人們都已進入夢鄉，世界完全為我獨佔了，便自然地感到生命的充實。在這時，燃亮了燈坐下來，讀一點什麼，寫一點什麼，想一點什麼，都可隨心所欲，不受拘束。於是，儘管那些講究衛生的人大力提倡早睡早起，我依然反其道而行之，直到今天。

詩話

我愛讀詩，但不勉強作詩。

詩不是勉強可以作得的，勉強必無好詩。因為，詩是「情動於中，而發於言，言之不足，故永歌之。」若勉強，怎能情動於中？

今日常見一般詩人之作，心無所感，硬砌而成，讀來淡如白水，索然無味，焉能動人？這種詩僅有詩的軀殼，而無詩的靈魂，實在不能算是詩，只能稱作「屍」而已。

詩，最主要的就是要有神韻，要如說話，要教人看得懂。李商隱的無題詩，就像是謎語一般，看了教人莫明其妙。反之，如某樵夫「兒的聲音娘慣聽，為何娘不應」之哭母詩，「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之打油詩，何嘗不佳趣？何嘗不動人？但，這都不是勉強作得的。



前奏

金色的夕陽把這古城點綴得美麗起來，遠遠近近的嶄新建築物和高大的榕樹挺立在陽光中，燦爛地發光，充滿了生氣。人力車正向西面跑，夕陽照得我抬不起頭來，幸好不一會兒便轉了彎，停在旅館的門口。這旅館不算大，但却是城裏最有名的。它是古城裏經過戰火洗禮後僅留下的一些老建築物中的一座，與山坡下的新建築物比起來，它顯得蒼老而傲慢。下了車子，拍一拍衣服，一陣塵土隨着飛揚起來。古城的馬路是黃泥鋪的，一到秋天，塵土便隨風飛揚；何況我跑了一整天的路，身上沾滿塵沙，更是難免。

進了旅館，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氣，疲乏和愁慮使我的身心都感到疲倦。

茶房見我進來，馬上給我送上熱毛巾，一面告訴我：「黃先生，有一個客人來找你。」

我搶着問：「是不是個子高大，前額有一條創痕的……？」

「是的，是的。」茶房連聲回答。「他今天已經來過兩次了。」

「那麼，現在他呢？」

「那麼，現在他呢？」

「在二樓的客廳等先生。」茶房欠着身子，很有禮貌的回答。

我草草地擦一擦臉，把毛巾一丟，便直奔上二樓。客廳裏坐着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子，他的頭髮雖然已經花白了，但他的精神奕奕正如壯年人。我一眼就認出他來。

「鄭師長！」我不由欣喜地叫着，三步併成兩步地走上前去。

「啊，是你，老黃！」他一邊緊握着我的手，一邊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說：「我真想不到會再見到你！」

「可是，你應該知道我是一定會回來的。」我說。

他笑了一下，接着說：「昨天晚上，我才收到茶莊程老板轉來的信，今天一早就從鄉下趕了來。……喂，你近來怎麼樣？」

我答：「還是幹的本行。」

「戰地記者？」

「她？她是誰？」

「難道你不記得她嗎？那個給你當勤務的小敏的姐姐，……」

「啊！我記得她。」

「鄭師長，你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嗎？」我懇切地問。

他聳一聳肩，說：「我怎麼知道呢？」

「可是，你總可以設法探聽她的下落的。」我說。

他注視了我一會兒，問道：「你眞的一定要知道她在什麼地方的嗎？」

「當然啦，鄭師長。」我加重語氣說：「我從老遠的北方回到這個古城來，就是爲了她。這裡，我已經跑了整整的兩天，但一點線索也沒有。這個古城變了，到處是新的建築，到處是新的臉孔。現只有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你是在這裏唯一的朋友，也只有你認識那個女孩子。」

「我真想不到人間有如此眞實的爱情！」他感嘆地說，想了一想，又抬起頭來：「老黃，我答應幫你的忙。」

「謝謝你！」我欣喜地叫出聲來。

「你儘管放心！」他親切地拍一拍我的肩膀，說：「今晚我在杏花樓給你洗塵。」

「好，我一定來。」我感激地說。

送走了鄭師長，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我的心情已較前輕鬆得多了，疲倦也消除了大半。

我拉了一隻臥椅到窗前。躺在椅上，我可以俯覽整個古城。夕陽已經西落了，稀薄的烟霧從地面輕輕地升起，夜色在逐漸加濃，近處的高樹，遠處的建築物，都變得迷離模糊起來，整個古城好像是在夢中。

我點起了一支香烟，那旋迴地緩慢浮盪的烟霧，那山下的夢的城，拉開了我的回憶的幔幕。

一九四三年。

夜，春天的夜。
天空黑黝黝的，只有幾顆小星眨着像鬼眼。
城，像一片靜止的湖，幽暗、無聲。
一切都顯得平靜安謐，遠處偶然傳來一兩聲
粗厲的叱喝和狗兒悽慘的吠叫，使這平靜的夜染
上恐怖的氣氛。

吉普車如一隻粗野的小狗往前直竄，由於路
面毀損得很利害，車兒好像航行在海洋上的小舟
，不停地顛簸着。街道兩旁的焦黑的斷垣殘壁幽
靈似地並排着，難得見到一兩幢完整的建築物。
一個星期前，這座古城還是在敵人的手裏，經過
了我軍的艱苦戰鬥，敵人才悻悻地後撤到洛河的
彼岸去。我軍花費了很大的代價來攻克這座古城
，因為這裏有一個飛機場，假如留在敵人的手裏
，整條戰線都要受到威脅。

吉普車在崎嶇的道路上一直向前奔馳。
忽然，我發現有一個黑色的東西在一座大建
築物前蠕動。我想起了鄧師長的警告：敵人的正
規軍雖已撤離這裏，但敵人的地下人員還是在城
裏活動的。我馬上煞了車，留神地觀望着。那建
築物是我們的軍需站，除了軍糧外，有一部份新
運來的彈藥也是暫存在那裡的。是的，一點也不
錯，有一個小東西正從高牆的破洞蠕動出來。我
跳下了車，拔出左輪槍，繞了一個彎，向那小東
西背後跑過去。

「不許動！」我命令着。
那個傢伙吃了一驚，跳了起來。那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小孩子。他轉過頭來，看見了我和
我手上的左輪槍，楞住了。

「你在這裏幹什麼？」我走上前，吆喝着：
「舉起手來！」
他聽話地舉起雙手來，一邊用嘴咬着地面的
一小堆罐頭，嚙嚙地說：「我，我只拿了一些罐
頭。」

「拿的？哼！」我厲聲地命令着：「把衣服
脫下來！」

他遵命地解開衣服的鈕扣。這時，我才注意
到他的年紀很小，才十一、二歲，有一個清秀的
臉孔，很逗人愛憐。本來我打算把他交給軍需站
的衛兵，現在却改變了念頭。我溫和地對他說：
「好了，好了，不用解衣服了。我問你：是誰叫
你來偷東西的？」

「我，我自己。」他回答，接着又加上一句
：「我媽媽病了，家裏沒有什麼好的東西拿來吃
……。」

「偷東西給你的媽？撒謊！」我問：「你叫
什麼？住在什麼地方？」

「我是余小敏，住在東大街。」他說，緊接
哀求着：「官長，你，你就饒了我吧，我求求你
！」

「你知道嗎？偷東西是要坐牢的，姑念你第
一次犯法，饒了你。」我說：「現在，我送你回
去，假如你撒了謊，我要把你關起來。」

「謝謝官長。」小敏感激地說，一邊伸手拍
着身上的灰塵。

「把罐頭也帶着吧，給你的媽。」我說。

小敏欣喜地抱起了罐頭，跟在我的後面，上
了吉普車。我轉了車頭，向東大街開去。在車上
，小敏告訴我，他的家境本來很不錯，自從一打
仗他們就倒了霉，開的舖子被大炮轟光了，他的
父親和哥哥給敵人抓了去，現在家裏只剩下一個
姐姐和病倒在床上的母親。

經過了幾條街道，吉普車已經駛上了東大街
。這裏是住宅區，遠離市區，建築物被炮火損毀
得較少，但仍掩飾不了戰爭帶來的創傷。

「官長，到了，前面就是我的家。」小敏伸
手指着前面一幢還算完好的樓房。

我把吉普車開了過去，小敏帶我登上門前的
石階，我替他拉一拉門鈴。

「誰呀？」門內有人高聲問着，是一個女人
的聲音。

「是我呀，姐姐！」小敏回答着。

大門打開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年青的女
子，她用一雙晶亮的眼睛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突
然把大門碰地一聲關上，這可把我楞住了。

「姐姐，開門呀！開門呀！」小敏急得用脚
踢着門板。他覺得十分尷尬，紅着臉孔向我解釋
：「官長，姐姐很怕軍人的。」

我望着他那受窘和焦急的樣子，微笑地拍一
拍他的肩，說：「算了，我相信你沒有撒謊。」
我走下石階，跳上了吉普車。待我開動引擎，轉
過頭來想向那小孩子裝鬼臉，他已經進了屋子。

這是個晴朗的日子，一大清早，警報便神哭
鬼號地把人們從夢中驚醒。我軍的高射砲火十分
猛烈，但敵機依然冒險衝過火綫，向地面胡亂地
投彈，雖然沒有投中什麼目標，但却給我們帶來
整天的恐懼、不安。

黃昏，警報解除了。走出防空洞，我深深地
透了一口氣。看看手錶，正好是晚餐的時候，猶
豫一會兒，我跳上吉普車，決定去軍需站找老廖
喝幾杯酒。

當吉普車駛近了軍需站，忽然聽見有人高喊
着：「官長！官長！」這聲音多熟識！煞了車，
轉過頭來，一看，前晚偷罐頭的那個小孩子——
小敏——正迎面跑上前來。

「官長！官長！」那孩子氣喘地叫着，一邊
加緊了脚步。

「什麼事？」
「我在這裏等了好幾個鐘頭。」

「在這裏等我？」

「嗯！」小敏已經跑到了我的面前，他嚙了
一口口水，接着說：「官長，我不知道你住在那
裡——那天晚上，我在這裡碰見你，我想你就住
在這附近吧！」頓了一頓，他用帶着嗚咽的聲音
說：「官長，我的……媽……病……得……很重
，……。」

「噢！」

「姐姐叫我來找你。」

「你的姐姐？」我吃了一驚。

「是的，姐姐說希望你幫忙請一個軍醫給媽醫病。」小敏用懇切的目光望着我。「我們沒有錢，請不起醫生，媽已經病了十多天。……」

我想了一想，便把小敏拉上吉普車，開足馬力向野戰醫院駛去。

「你的姐姐不是很討厭軍人的嗎？」在野戰醫院的門口停了車，我問小敏。

「原本是，但她聽了我前夜的事情，她說官長是個好人。」小敏向我翹起了大拇指。

進了醫院，我把抓住劉醫生，要他出一次診。他是我的同鄉，又是小時候的同學，不待我解釋，便答應了。

我們到了東大街的余家，夜幕已經籠罩了整個大地，小敏的姐姐給我們開門，她手上捧的茶油燈的燈光照着她那蒼白的臉孔，使我想起了教堂裏的聖女像。她很拘謹地說了幾句客套話，便留下我和小敏在客廳裏，領了劉醫生上樓去。

小敏給我倒了杯開水，便和我搭訕起來。他指着牆壁上一幅肥胖的男人相片，告訴我那是他的父親，接着又告訴我一些他自己的事情。以後又談起了他的姐姐，說她正從高中畢業，很愛圖畫和音樂。這時，我知道她原來有一個很美麗的名字——彩霞。

劉醫生很快的診好了病。余老太太患的是瘧疾，並不太嚴重。不過，她的心臟很弱，是經不起太大刺激的。劉醫生給她留了些奎寧，還答應第二天來給她打針。

第二天，我又陪了劉醫生去了余家。第三天我去余家，老太太的病已有起色，小敏剛好不在家，他的姐姐只好陪着我。她跟我打了招呼後，便低頭沉默。爲了免得鬧僵場面，我開口問她一些當地的事情；她不得不答覆我的問題，雖然她談得不多，但却很動聽。呆了二十多分鐘，我便

告辭離開了。我對余家幾個人的印象都很好，不管他們對我的看法是怎樣，但我已經是開始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朋友了，而且我覺得應該幫他們的忙。我知道小敏的姐姐個性倔強，很有自尊心，雖然他們的經濟情況很差，但她是不會接受我的直接經濟支助的。想了想，我決定設法替她找一份工作，我相信這樣的幫忙，她是會接受的。於是，我開了吉普車去找鄭師長。他是負責招待我的，而且又是本地人，我想他一定能代我解決問題的。

兜了好幾個地方，才找到鄭師長。他是好好先生，聽了我的話，便滿口答應了。當天晚上，他打了個電話給我，約我到沁香茶莊去吃便飯。沁香茶莊是他的親戚開的，我曾經和他在那兒吃過一次晚飯。我滿心高興地趕到那兒去，想不到鄭師長一見到我，便蹙着雙眉，說：「很對不起，老黃，我沒有替你辦妥事情。」接着，他解釋說：「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男的，女的就很難找到事情。我本來想替你的那位小姐找一份商店裏的事情，但這裏的商場情形很糟，許多舖子都關了門，就是開門的也難支持，我實在不便開口，勉強人家來幫我們的忙。」

鄭師長就是這麼一個人，他做事情總是很爲他人着想的。我聳一聳肩，說：「既然有困難，就算了吧！」

突然，鄭師長興奮地叫着：「老黃，你不是說過那小姐有一個弟弟的嗎？」

「是的。」我有點驚奇地問：「究竟怎麼一回事？」

「我還需要一個傳令兵的，你不如讓那小孩子來幹！」鄭師長說：「我可以私人貼些錢，多給他一些軍餉。」

「這個辦法很不錯，不過，還是我明天找他們談去，再作決定。」我說。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余家。小敏和他的姐姐都在家。小敏見到我就纏着我聊天，我乘機問他

：「小敏，你願意做一個小兵嗎？」

「願意，願意。」小敏連聲回答。

彩霞——小敏的姐姐——正在給我倒開水，聽到了我們的談話，趕忙抬起頭來詫異地問我：「黃先生，你，你想叫他當兵？」

「嗯，我認識一個師長，他正需要一個傳令兵，我看小敏是頂合適的。」我回答。

「姐姐，我願意去，我要去打鬼子，你讓我去吧！」小敏央求着。

「……」彩霞猶豫了好一陣，她的臉色很難堪。

我一眼就看出她的心情，她的腦子裏還存留着老思想，以爲當兵的不是好東西，甚至她覺得自己家裏人去當兵是一個恥辱，怕給親友們譏笑。我馬上搬出大道理來說服她：「余小姐，現在是國難時期，在前線，在後方，每個人都得盡力負起救國的責任。當兵實在是很光榮的，小敏既然也願意去，你就答應了吧！」

彩霞想了一想，對小敏說：「你還是自己去問媽，我當不了主。」

不知道是爲了感恩或是其他的原因，余老太太居然答應了小敏的請求。小敏高興得歡呼雀躍，他揀好了一包衣物要馬上跟我上部隊去。

余老太太倒很放心小敏跟我走，彩霞似乎還有些捨不得。

上了吉普車，我問小敏說：「當兵是要打仗的，你怕嗎？」

「怕，我才不怕！如果看到敵人，我就一槍打過去。」小敏挺着胸膛，活像電影中的英雄。

接着，他問道：「黃先生，我也要一枝槍，可以嗎？」

「不行！」

「那我可不當兵了。」小敏不高興地噘着嘴，挾着包袱就要跳下車。

我一把抓住他，笑着說：「好了，好了，我會請師長給你一枝手槍的。」我開動了引擎，吉

普車吐出了一陣黑煙，直向前面奔馳。

小敵剛進營，敵我對峙的戰局開始改變了。上頭有命令下來，要我軍跨越洛河，不但要把敵人趕離岸邊的洋田鄉和東陽鎮，並且還要佔領那兩個鄉鎮背後的驛驛山，以免降落在這古城機場的飛機受到敵軍的威脅。擔任攻擊任務的就是鄭師長的那一師。鄭師長接到命令後，便決定深夜偷渡洛河。我本來想隨軍採訪，但鄭師長無論如何不答應。他說：「這是一場很冒險的戰鬥，你絕對不能去，我有義務保護你的生命。」

「鄭師長，你想想看！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像這麼一次驚人的大戰鬥，我怎麼可以不報導呢？」我懇切地要求着。

可是，鄭師長還是搖搖頭。過了一會兒，他忽然高興地說：「老黃，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寫一篇出色的通訊的，不過，你犯不着冒生命的危險。假如我們打勝了仗，我會馬上通知你到前線來，那時你再寫通訊也不遲。」

我看鄭師長的態度很堅決，而且他的話也說得有理，便放棄自己的要求。我忽然想起要留小敵下來，但鄭師長却認為還是讓他隨軍出發比較好。因為小敵的年紀小，行動靈活，而且又是本地人，對地形物都熟識，可能幫助部隊不少忙。部隊於九點鐘開始陸續出發，到了十一點鐘，只剩下二十幾個衛兵守着空空如也的車營。

我的心情非常的興奮，在床上輾轉了好幾個鐘頭才進入夢鄉。可是，睡了好久又驚醒了。遠處傳來清晰的砲聲和槍聲，我想鄭師長他們可能已經渡過了洛河，現在正與敵人劇烈地展開戰鬥。等到槍聲漸趨稀疏後，我才又睡着了。

醒來時，我一看腕錶，已經快十一點鐘了。我吃了一驚，趕快跳下床來。我先打電話去司令部，那邊的電話很忙，接線生不願駁我的線。我氣壞了，再打電話去，指名要找司令部，電話才接通了。司令官告訴我，我軍已經渡過了洛河，

但戰鬥還在進行中，今晚戰爭可能有新的發展。我掛上了電話，忽然想起應該到余家去一趟，因為小敵昨晚託我把他第一次拿到的軍餉送給他的家人。

防空哨高懸着空襲訊號，不過，掠過上空的都是自己的軍機，我和哨兵疏通一下，他們便讓我的吉普車通行。

到了余家，老太太正躺在屋外樹下的一隻臥椅，享受着從樹縫漏射下來的陽光；住在前線的人，對於空襲和砲戰是司空見慣的，很不在乎的。她見到我，高興地跟我打招呼。

「伯母，身體全好了吧？」我走上前，說着客套話。

「好了，不過，身體還是很弱。」老太太感激地說：「這一次要不是黃先生幫忙，可真不知要怎麼辦？」

「那裡，那裡。」我連聲說。接着，我把小敵的軍餉交給她，但並沒有告訴她小敵隨軍出發的事。老太太用激動得戰慄的手接過鈔票，半晌才說：「黃先生，今天就留在這裡吃午飯吧！」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她便喊那剛進屋裡的彩霞，要她上街去買菜。

「伯母，不用客氣了。」我推辭着。

「不，你今天一定得賞個臉！」老太太堅持着。

沒奈何，我只好答應。我說：「隨便用便飯好了，不用再買菜。」

但老太太硬喊彩霞過來，交給她一些鈔票，要她上街去。

「我陪余小姐去吧，」我說：「我的車子停在外面。」

彩霞躊躇着，老太太却點頭贊同。

我陪彩霞到門口，但她不願登車，她和婉地說：「我們還是走路去，菜場就在附近，用不着乘吉普車。」

我尊重她的意見，隨着她步行。

彩霞很怪，在路上，她不是趕着走在我的前頭，就是遠遠的落在我的後面，她故意地要和我保留一個距離。到了菜場，她匆匆忙忙地買了幾樣菜便趕回家。

「余小姐，讓我替你拿東西吧！」我說。

「不，我自己會拿。」她拒絕了。

「余小姐，你好像把我看成魔鬼似的。」

「不！」

「可是，你一直在逃避我。」

「你知道這是一個很守舊的古城。」

「啊！你是怕人們看到我們？」

「嗯！」

「假如這城裡只有我們兩個人呢？」

「……。」她的雙頰紅得像火一般，趕忙低下頭來，雙眼儘是看着路面。

我突然覺得自己太莽了，我是不應該問起這個容易引人誤會的問題，只有一個墮入愛河的男子才可以向他的對象提出這樣的問題的。憑良心說，我對彩霞只有同情而沒有愛情，雖然她對我有好感，但好感並不等於愛戀。我想向她解釋我剛才的問話是無意的，但遲疑了一會兒，又覺得越解釋可能會越糟糕的。幸好余家已經在面前了，尷尬的氣氛便清除了。

彩霞一回家就弄菜去。我則陪着老太太聊天。老太太問起我關於小敵在軍營裡的生活情形，我告訴她，他對新的環境很感興趣。她又說希望小敵能經常回家，我告訴她，只要有假期，他便可以隨意回家的。我一直瞞着小敵上了戰場的事，因為這是軍事上的行動，我有義務保守秘密的。老太太很健談，想到甚麼就談甚麼。從她的談吐中，我被現她很坦率、真摯。

用飯的時候，彩霞本不願和我們同桌，但老太太却鄭重地說：「黃先生不是外人，用不着害羞！」

這，彩霞才坐了下來。她一直沉默着，儘顧吃自己的飯。當然，她不只是怕羞，我想她可能

對我剛才的問題感到不高興，而向我作一種無言的抗議。我的內心覺得十分難過。

午餐後，我覺得沒有留下的必要，便告辭離去。

四

晚上九點多鐘，司令部來了一個電話，告訴我，我軍已於二十分鐘前佔領了麒麟山。十分鐘後，司令部又轉駁來鄭師長從前線打來的電話，他要我次日到前線去。我馬上和司令部接洽，要求派人送我去麒麟山，司令官一口答應了。

第二天黎明前，我們已經渡過了洛河，到洋田鄉，太陽升了起來，敵機跟着在上空出現，我們的戰鬥機早已戒備，一場空戰在進行了。敵人的戰鬥機在頑抗，轟炸機則在亂地炸彈，幸好我們的另一隊戰鬥機加入了戰鬥，敵機才倉惶地逃走。

我們繼續前進，一路上都可以見到被砲火炸焚的樹木和房屋，路旁橫三倒四的盡是死屍，有的是敵人的，也有的是我們的。到了東鎮，野戰醫院在這裏紮營，叫號聲和呻吟聲使這裏變成了可怕的鬼域。出了東陽鎮，戰爭的景象較少，似乎是敵人退出了東陽鎮，便沒有什麼抵抗了。

十一點多，我們到達了麒麟山頂。我軍已在這裡建好了砲位，戰鬥仍在進行中。敵人的砲火不斷地向山頂轟擊，有幾架敵機冒着我方的高射砲火亂地炸彈，整個山岳都在震撼。顯然，敵人是不願讓麒麟山落進我軍的手裡。照我軍的計劃，目下我們的目的只是在佔領麒麟山，所以，我們只是在守，並沒有進攻。

我沿着濠溝到指揮部去，鄭師滿身是灰塵，臉上的右額貼着一塊棉花膠布，他正在聽電話，看到我，只是微笑地點點頭。

「辛苦了！」我走上前，打着招呼。

鄭師長放下聽筒，說：「辛苦的不是我，而是他們！」他指着沿着濠溝正在沉着作戰的戰士們。

們。

「你們打了一次非常光榮的仗！」我對着鄭師長和他身旁的參謀人員，翹起了大姆指。

「且慢誇讚！」鄭師長說：「這個仗還沒打完呢！」

「這怎麼說？」我詫異着。「敵人不是已經被你們擊退了？」

「敵人雖然退了，但是，他們還可以再進攻呢！」鄭師長嚴肅地說。接着，他興奮地告訴我這一次戰役的經過。

我一邊聽，一邊速記。鄭師長因為要聽電話，又要觀察敵軍陣地的動態，談話時斷時續，到了中午才結束。

讀者·作者·編者

——待續——

首先，我們向大家推荐方然的「未了情」。這篇小說長達萬言，很真實地反映出此地的種族問題，也暴露了華文教育的陰暗面。雖然作者是寫於馬來亞獨立之前，但今天讀來仍有特別意義，決不因時間而減少其固有光輝。

從本期起，我們開始刊登中篇連載小說「秋情曲」。本文作者黃崖，現任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總編輯，著有「草原的春天」（短篇小說集），另有一部散文集正在排印。他這次為本刊寫的「秋情曲」，是描寫中國抗戰時期發生的一個小故事，有悲壯激昂的場面，有哀怨纏綿的情節，令人鼓舞，令人生悲，實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端木玲的詩，風格清新，意境高超，極為讀者所喜愛。本刊在近期發表他的「寒夜」，詞藻華美，音韻鏗鏘，並且有哲學思想的含蓄與風趣，確是經過萬練千磨的成果。其他如國風的「星光」、炎影的「夢醒」，也都是寓意深刻，匠心獨運，值得一讀再讀。

斯遐的「日子河」，是用書簡的體裁寫成，故能把內心的憂怨吐露無遺，委婉動人。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可以得到許多啓示，幫助我們克服困難，鼓勵我們造就美好的人生，向光明的路上走。

傳令兵送上了一些乾糧，我忽然想起了什麼

似的，問鄭師長：「小敏呢？」

鄭師長的臉孔沉了下來，一聲也不响。

站在他身旁的孫參謀連忙回答：「黃先生，那小孩子犧牲了，壯烈地犧牲了！」

「什麼？」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鄭師長轉過身，背着我，拿起望遠鏡望着山下，一邊說：「是的，他死得非常光榮！」

鄭師長既然避着正面談起小敏犧牲的事，我也不追問了。但這問題是攔在我的心裡，我感到很哀傷，無法再進食了。



吉隆坡文化供應社出版之「島外文藝叢書」第三種已面世，書名「老街場的寡婦」，為青年作家光華之選集。至第四種則為另一青年作家立恆之短篇小說集，書名「奔」，正排印中。

方北方近著「遲亮的早晨」已出版，全書十四萬言，透過兩對男女大學生的戀愛故事，反映出中國抗戰時期後方社會種種奇形怪狀。

趁機遊歷歐洲各國，沿途均有撰寫通訊，刊於南洋商報。吳君現特彙集付梓，題名「歐遊鴻爪」。

李星可前在馬來亞及澳洲廣播電台介紹中國戲劇的演講稿，已交星洲世界書局出書，名曰：「怎樣欣賞中國戲？」

一個專演莎士比亞的英國劇團，將於本月廿九日至下月一日在星洲演出，劇目有「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等。

韋暈新著「都門抄」已付梓，不久即可面世。本書為著者「烏鴉港上黃昏」後之又一篇小說集，大半已在「文風」上發表過。

台灣

台灣全省現有報紙廿八家，通訊社卅九家，雜誌五百廿餘家，出版社書店三百八十餘家，其中半數以上集中於台北市。

台北啓明書局編印之「新文藝文庫」全集四十三冊，有徐志摩、劉大白的詩，朱自清、落華生的散文，郁達夫、盧隱女士的小說，尤稱現代新文藝的珍寶。

「大炮」龔德柏出獄以後，閉門謝客，埋首著述。據聞：他正致力研究「三國演義」，已撰廿餘萬言，先交「自由談」月刊發表一部，再出單行本。

陳紀濤著「報人張季鸞」一書已出版，其中附錄張氏生前重要論文七篇，彌足珍貴。

中國大陸

作家隊伍中反黨分子層出不窮，而且絕大部分都是解放後培養出來的青年，這便使到中共的領導者非常惶惑。最近研究的結果，認為作家的稿費一千字要拿十元以上，生活高於工人、農民和一般工作人員，因此就容易脫離羣衆，現正由有關部門另行製訂稿費標準。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曾得過斯大林的文學獎金，這是中共文學界的榮譽。但這次丁玲落水了，十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竟發表了批評這部作品的一篇文章，說是沒有寫出農民社會的階級仇恨，沒有寫出農民對土地的強烈要求，沒有寫黨在土地改革中的領導形象，看起來，這部作品也將隨着作者的命運一起踢下泥坑了。

老舍的「駱駝祥子」也搬上了舞台，但內容已非原著的本來面目，「祥子」在幾次成家立業的奮鬥失敗以後，並沒有沉淪下去，而在黑暗中發現了另一條光明的道路——共產黨。「虎妞」也改變了老醜凶狠的原來形象，而變成一個革命的女性了。

中共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原決定於今年十月間召開。現在因為整風和反右派的鬥爭正在深入展開，各文藝團體都在這一浪潮下自行清理，特延期至明年舉行。

北京文藝界反右派鬥爭以來，有許多作家都要求離開北京，寧願下廠下鄉去工作。趙樹理已經去山西，阮章竟去包鋼，雷加去三門峽。現在準備動身的是在作協工作的二十多個作家，包括張天翼、周立波、田間、李季、楊朔、康濯、華山、舒羣、蔣牧良、嚴辰等，他們聲言十年八年以至終身生活和工作在工農兵羣衆裡。

中共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由新華書店舉辦了一個「書市」，茅盾與臧克家都到書市工作。茅盾胸前戴着221號「書市服務員」的符號。臧克家也配着一塊199號同樣的符號。他們忙着買書，忙着簽字，替書店增加了不少生意。

蕉風文藝叢書

下列六種業已出版

從黑夜到天明

江陵著

江陵先生著作甚豐，而又均能風行南洋各地。本書共收短篇小說七篇，題材非常廣泛，表現了當地各階層的生活，而且結構嚴密，描寫細膩，人物刻劃生動有緻，是一部上乘的作品。

集愚集

馬摩西著

馬摩西先生為南洋名作家，本書集其近年來所寫作的短篇雜文二十餘篇，內容多彩多姿，極富人情味，不僅告訴大家許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智識，並且闡明了深邃的人生哲理。

爛泥河的嗚咽

方天著

方天先生從事著述有年，為詩為文，均受讀者歡迎。本書共收集了十一個短篇，廣泛的表現了星馬各階層的生活，而且具有多樣的風格，凡愛好文藝者尤宜人手一冊。

食風樓隨筆

蕭遙天著

蕭遙天先生的隨筆清新可誦，早為廣大讀者所激賞。這次他將近年來的精心之作整理成冊，收入蕉風叢書，尤稱代表其思想與風格之偉構。

趕路

古梅著

古梅小姐為一年青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著有「當我年幼的時候」、「流浪的賣藝人」等書，文筆清麗有緻，題材尤不落窠臼，而本書所收各篇，更為其精心傑作，不可不讀。

牆外集

常夫著

常夫先生是一位年青的詩人，本書雖為其處女作，但風格別具，遠超前人。我們讀了他的詩，好像心靈受到了挑動，自然地發生了崇高的愛和遠大的理想，並找到生命的意義。

總經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